

倾听伟大心灵的秘语

■杨 隐



《从乔伊斯到马尔克斯》
育邦著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2019年2月版)

读到育邦的新书——《从乔伊斯到马尔克斯》，我首先想到的一个词是感谢。感谢作者的无私，将个人虔诚叩问的阅读心得与我们分享。

育邦的这本书，带领我们深度领略了31位世界文学大家的风采，可以说是育邦个人悉心珍藏的一份私人书单。从入选作家的知名度看，既有大众熟知的乔伊斯、普鲁斯特、卡夫卡等20世纪经典作家，也有穆齐尔、布尔加科夫、让·热内等可能普通文学爱好者不那么熟悉的作家；从入选作家的主攻体裁看，诗歌、小说、戏剧、随笔等不同门类兼容并包；从谈论的作品看，每一篇都特别凸显对入选作家代表作的解读，对每位作家和每部作品的评论和阐释广征博引，这得益于育邦近乎偏执的“穷尽式”阅读习惯。所以，这绝对是一次高密度、高质量的写作，用心不可谓不深，用力不可谓不勤，一方面体现了作者在传记材料、批评文字中爬梳剪裁的高超技巧，另一方面更是折射出真诚负责的写作态度和鞭辟入里的批评才华，字里行间闪现着一个当代诗人对人类历史上那些伟大心灵的惺惺相惜之意和崇敬感怀之情。

这样的一本书，堪称一张文学地图，对于有志于文学创作的朋友，甚至可以说是一张藏宝图，可借此按图索骥，汲取世界文学源头活水的滋养。

当然，作为私人书单，自然流露出育邦本人的美学趣味。入选的31位作家，都是现代文学的大师。育邦特别看重那些能对文体形式带来创新的作家。比如新小说领域的阿兰·罗伯-格里耶，育邦评价说：“他对小说本体进行革新实验，使小说真正成为一门永远处于现在的艺术。”比如荒诞派戏剧领域的

贝克特，育邦高度赞赏他对“赤裸的真相和人类精神的本质”的抵达，其作品中弥漫的沉闷、乏味、无聊，恰恰彰显了作家的勇气和坦诚。凡此种种，在育邦的这本阅读手札中，你能清晰地察觉到他对文学革新汹涌澎湃的召唤。

育邦对经典伟大作家的精神特质，把握得精确而又妙趣横生。在关于巴别尔的文章中，他写到，如果一个作家对应一种动物，那卡夫卡就是甲壳虫《变形记》，巴别尔对应的无疑是马，他的很多作品都写到马，“像木刻版画家一样，把马的各种形象镌刻在恢弘的作品《骑兵军》中”。

育邦在书中隐含的美学立场对每个有抱负的写作者而言，都是一次忠告。这个时代曾诞生了那么多灿若晨星的文学大师和文学经典，作为后来者，我们理应追求一种有难度的写作姿态，树立起永不满足的探索和创新精神，从而在喧嚣甚或铺天盖地的写作中确立起自身写作的辨识度，凸显出自己的独特面目。从这个意义上说，育邦的这本书自有其值得借鉴之处，我们同样需要向书中提到的这些文学前辈致敬，不仅学习他们的精深思想和文学技巧，更要学习他们那种独辟蹊径、一往无前的勇气和胆识。

而在更深的层面上谈论对经典的阅读，我非常同意哈罗德·布鲁姆的观点：“深入研读经典不会使人变好或变坏，也不会使公民变得更有用或更有害。心灵的自我对话本质上不是一种社会现实。西方经典的全部意义在于使人善用自己的孤独，这一孤独的最终形式是个人和自己死亡的相遇。”（《西方正典》）说到底，阅读是一个人的私事，当你屏息入神的一刻，灵魂便逾越了过去、现在、未来的界限，超拔而出，独与天地相往来。

那些伟大作家和不可朽作品，一旦诞生，就永远地留下了。恰如育邦在有关本书的访谈中所说：“作为读者，我相信能够通过阅读来体察人类在时间的流逝中，试图以诗意方式把时间作为标尺深深地度量并标下人类精神的痕迹。我们可以不相信历史，可以否定现在，也可以拒绝未来，但时间的标尺会深刻地在所有曾经存在和即将存在的事物及事件中，并打下深深的烙印。”我想，这才是育邦书写《从乔伊斯到马尔克斯》的本意所在。

·探索自然·

回归荒野，悦纳生命

■赵莹

2010年起，兰斯伍德与丈夫彼得一起，告别优渥的城市环境，在新西兰的荒野里生活了七年多。他们从一开始的无所适从，到后来遍经各处的游刃有余，重重磨难中夹杂着许多“第一次”的惊喜，成为他们生命中最奇妙的际遇。

自传式的叙述口吻，让读者在阅读过程中保持着几分紧迫感——一对年龄相差30岁的夫妻，此前没有任何野外生存经历，却毅然抛却城市中安稳的生活，选择去未知的荒野世界生存，这本身就极具勇气。他们“希望成为大自然的一部分，而不仅仅是观察它”。为更好地适应不同的生存环境，他们专门进行了野外生存训练，借此完成自己的挑战。然而，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生活，对于刚摆脱城市

喧闹生活的彼得夫妇来说，只是困难的开始。天气的恶劣、食物的匮乏，常常困扰着他们。他们需要计算好自己度过整个冬天的茶包、蜂蜜、奶粉等物品。但这还远远不够，肉类也是日常生活的必需品，因此，学会狩猎至关重要。2010年，兰斯伍德抓到第一只猎物——老鼠，此前，他们只能以素食为生。后来，她用弓箭射死了第一只山羊，她说：“当时觉得这一切太可怕了，我都哭了，但是现在我更多的感到自豪。”在书中，危难贯穿于平实的文字中，让读者追随着他们的脚步，为书中绚丽的景致驻足之余，也替他们接下来遭遇的考验暗自心惊。野外生存，本身就脱离了世俗的束缚，让人变得自由自在，能将意识中被遮蔽部分抽离出来，认真面对。一路上的荆棘，兰斯伍德学会了顽强坚韧。她不再畏惧年龄带来的生死离别，而是以悦纳一切的心态包容生活里的遭遇。

书中有着有关生存、爱以及寻找自我的主题，也有在反思中回归



《我的原始生活——新西兰荒野求生之旅》
[荷]米里亚姆·兰斯伍德著 马庆燕译
华中科大出版社(二〇一九年一月版)

对生活本质的探索和灵魂叩问。兰斯伍德孤身躺在小屋中，被自己杂七杂八的念头吓到时，她想起《老子》中的话：“将欲废之，必固兴之。”这小小的顿悟让她勇于直面黑暗与恐惧。还有两人遇到许多暗流涌动的小河时，是“以弱胜强，以软治硬”的信念支撑他们一度过。书中散发着传统西方文明观念的气息——探索、发现，也不乏东方道家思想的和谐、融合，使人在回归自然的旅途中重新唤醒内心原始的平静。

·另眼看史·

看到历史的另一面

■吴越

当历史遇到经济学，会碰撞出怎样的火花？

人类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穿衣服的？

西周时期的卫国，人们聚众喝酒要被杀头，是何道理？

明明妻妾成群，古人为什么坚称“一夫一妻”制？

“落后文明”为什么会征服“先进文明”？

孔子说“仁”，究竟在说什么？

“挟天子以令诸侯”的曹操，为什么终其一生没有称帝？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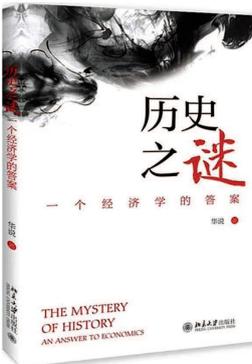
这些历史之谜，历史学者不是没有回答过，但《历史之谜：一个经

济学的答案》引入了一个全新而独特的视角——经济学。经济学打开问号的方式，异乎寻常而又精彩纷呈。在这里，你看到的是一个完全不同于传统史学的世界。

经济学往往被世人视为赚钱之道赚钱之术。这是莫大的误解，其实是小觑了经济学。经济学是一门研究人类行为和现象的科学。科学云者，可观察，可验证也。

美国经济学家加里·贝克尔是将经济学分析方法引入家庭、教育、歧视、犯罪等社会问题的第一人，引来其他社会科学领域的学者不满，将这种行为称之为“经济学帝国主义”。然而，如前所述，经济学是研究人类行为的科学，家庭、教育、歧视、犯罪等社会问题都是人类的行为和现象，其为经济学的研究对象，何奇之有哉！

那么，经济学可以解释历史么？当然可以。前文说了，经济学是



《历史之谜：一个经济学的答案》
华说著
北京大学出版社(二〇一九年三月版)

一门研究人类行为和现象的科学。历史是过去人们的行为和现象，自然在其研究的范畴之内。

“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远近高低，位置不同，角度各异，所见之景色有别。史学治史，洋洋大观，是一道风景，引入经济学的视角，看到的是另一番景观，而人所罕至焉，所见新奇、有趣，乃非常之观也。

·世态万象·

微史：个人史新范式

■张元卿

《漂泊在故乡》是“微南京”丛书第一种，有趣味，有细节，有欢乐，有忧愤，开卷自有共鸣，我最受启发的是该书的写法。

这是散文体的个人生活史，写作者在南京居住、生活和工作过的地方的历史变迁和个人记忆。个人生活史最常见的是回忆录，大多采用“通史”写法，一生经历尽量囊括。这种写法的优点是全景呈现，前提是作者经历要足够丰富，否则很易写成没有重点的流水账。因此，为突出重点和独特性，即便是经历、材料足够丰富，老道的作者还是喜欢写“专题史”，以“微”见大，如萧乾的《搬家史》。

公众史学家认为每个人都是历史的书写者，强调个人在修史上的主体地位。但对于一般公民而言，操作性最强的仍是家族史、个人史，而个人史则更容易把握。近年来，个人史

著作逐渐增多，“通史”和“专题史”写法都有，突出的问题是细节不够丰富。今天的读者已不满足于宏观勾勒，更希望看到微观深描，这便引出一个问题：微信时代如何写个人史？

《漂泊在故乡》不是个人“通史”，只是“漂泊在南京”的历史，但又不是“专题史”，因“漂泊”是随机而动，每个“漂泊地”各有故事。回忆“漂泊”，便充满着历史的随机性和命运的无常感，无法做专题归类。作者无意于正面描述随机性和无常感，而是着力描述每个“漂泊地”的细节，用细节把读者带入历史，随着他一起“漂泊”。

《漂泊在故乡》由13个地名也就是13个大细节来结构全书，按居住时间排序，形成生活空间变迁史，从而突出空间对人的影响。作者生活在南京，很自然地把个人生活史和南京城市史关联了起来。今天要了解城市的历史，宏观史志只能提供概貌，并不足以让普通人找到进入历史的通道。这个通道，不是概念，而是具体的食物、街道、商场，有时代划痕的老物件、老票据，这些相对微观的内容，宏观史志不大能照顾到。因此，进入



《漂泊在故乡》
薛冰著
广西师大出版社(二〇一九年二月版)

一个城市的历史，必要有个微通道，这个通道有个人，有家庭，有邻居，有社区，有单位，凡在此生活过的人都能找到个体记忆和集体记忆，这样的历史才和个人的血泪和欢欣有抹不去的牵系。有此牵系，历史就不虚无，反思历史就能有个立足点，才能由微观上达宏观，由个体及于社会。

因此，《漂泊在故乡》为个人史书写提供了新范式。首先，个人史写作不必非走“通史”的老路，即便做“专题史”，也不能局限于宏观勾勒，而应致力于微观深描。其次，对于普通写作者而言，个人史写作不必求全，小体量，微而实，微而有系统就好。